

文学·文论·文化

盛宁 著

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辨集粹书系

第四辑

山东友谊出版社



盛宁著

文学·文论·文化

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辨集粹书系

第四辑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文论·文化/盛宁著.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5. 12

(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辩集粹)

ISBN 7-80737-013-0

I. 文... II. 盛...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世界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世界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0858 号

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辩集粹书系(第四辑)

文学·文论·文化

盛 宁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756 82098755

发行部 (0531) 82098035 (传真)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50mm × 228mm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36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博士生导师是我国当代学术界的一批精英，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天赋才能，静守书斋，破读典籍，“焚膏油以继晷，独兀兀而穷年”，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卓有建树，其造诣渐臻纯青，在学坛颇有影响，甚至名及海外。但是，他们的成就却少为普通读者所知晓。所以，让高雅的学术走出殿堂，甚为必要。然而，博士生导师的专著和大块文章，多以思辩的深刻、逻辑的严密和旁征博引而著显，难为一般读者所理解。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便捷自由的阅读渐成时尚，让学者的思想、智慧与读者的需求近距离链接，成为我们策划本书系的初衷。与其他学术著作不同的是，本书系多由博士生导师们将自己几十年的文章、专著予以检索，把其中那些虽时过境迁但仍有思想洞见、亦富辞采的文字截取而成。这些文字经过了岁月的淘洗，实乃石中之玉、川底之珠。所截取的文字有章节、有片段、有三五语句，重新编排，再成系列。其长者如随笔，短者如小札，如散文诗、箴言录。……读者随意翻读，必有启示心智、陶冶性情之益。

这是本书系的第四辑。

写在前面的话

这套书有个好听的名字——“思辩集粹”。顾名思义，就是把一个人过去发表过的文字检索一番，择其“精华”而汇成一集。最初听说要我这么做时，似乎没觉着有什么问题，可真的做起来，我却发现事情并非像原先想得那么简单。因为任何一种看法和想法，它在认识上的“正确性”，其实就是它的“历史性”——那都是在某个特定的语境中、针对着某个特定的问题所做的思考和形成的看法。我们不是经常说“时过境迁”吗，一种思想，一个看法，要在二十年后、十年后、五年后、三年后……的今天，依然还能保持新鲜闪亮，依然还能让人闻之怦然心动，让人觉得还有某种认识价值而欣然接受，又谈何容易！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踏入同一河流里的人们，流过他们的水是不同的。”套用这个道理，过去的一切思想，即便是“精粹”，倘若是原封不动地重复两次，那也就成了走了味的“回锅汤”。想到此，我不免有点犹豫起来。那么，有没有补救的办法？有。我们或可对这种“集粹”的定位作一点调整——不是选取那些被认为在过去曾经发挥了某种认识作用的文字，不是把所选的文字当作某种既定的结论，而是选取一些在当下的语境中仍然有探索的价值、仍然需要进行思考的问题，若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这些“选文”，或许就具有了某种当下的针对性，就又获取了一种新的“存在的理由”。

也正是带着这样的想法，我翻开了所能够找到的那些旧作。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对自己曾经探索过的话题重新做一番检索，对自己曾经做过的思考再做一番回顾和清理，真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果不其然，你的确会发现，有不少的想法在现在看来已经不再有思想的吸引力，不是说这

些看法、想法本身有错,而是说它们的“问题性”已经过时了。英语中有这么一个字“problematic”,很难翻译成中文,它和“问题”(problem)不同,我见到不少的翻译就没有传达出它的意思。它其实是指将某一个问題当作一个“问题”来对待,亦即一个问题之所以会成为“问题”而具有的“问题性”。过去的问题到了现在,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人们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有一些问题不再是问题、或不再被人看作是问题了,于是,当时围绕着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就过时了,“问题”失去了“问题性”,便失去了认识价值。检索过去的旧作,我发现不少当时所谓的“得意之笔”,现在已没有了往日的神气。而像这样一类所谓的“精粹”,我当然就认为没有必要再选入了。但总的说来,我检索旧作时更多的倒是有一种“庆幸”的感觉,庆幸自己投身于文学研究、特别是西方文论的追踪研究 20 多年以来,没有放弃我一向看重的独立思考。我从来都认为,我们非常有必要倾听外来的声音,尤其是不同的声音,非常有必要研究人家治国兴邦的智慧和识见,但这种倾听和研究必须有一个基础和大的前提,那就是首先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有一个充分的认同。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谁还会看得起你!而这一认识,反倒是在考察西方文化传统和思潮的更迭时逐步加深、坚定起来的。

这些年的思考也许会更偏重于外国文学理论和思潮方面,但为了分类的方便,我将旧作中选出的一些看法,又大致作了“文学”、“文论”和“文化”的分类,当然这种分类有时也是权宜的,并不一定说明某一看法的归属。

最后再啰嗦一句:我把这些思考再次陈列于此,目的是想听到批评的声音。有批评的回应,则说明所提出的看法引发了新的思考。

2005 年 9 月于蓝旗营寓所

目 录

第一辑·文学

我的文学观的转变	(3)
小说是以“虚构”的方式再现世界	(6)
小说毕竟是一种“虚构”	(8)
文学虚构性的逐渐凸显	(10)
约翰·福尔斯的小说对历史的重构	(12)
“真实”只有一个,而“虚构”则有无数的可能	(13)
可划入“后现代小说”的《法国中尉的女人》	(14)
文学研究不仅要研究“看什么”,而且要研究“怎么看”	(16)
变换视角,看到不同层面的坡(Poe)	(17)
《Poe, Poe, Poe, Poe, Poe, Poe, Poe, Poe》	(18)
社会历史和文本批评框架中的坡(Poe)	(20)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框架中的坡(Poe)	(22)
小说是“一颗空心的洋葱头”	(23)
纳博科夫的文学观	(25)
阅读必须尽可能地沉浸在文本中	(26)
关注文学的形式即关注艺术	(28)
有别于哲学思考的文学思考	(29)
文学的“质疑性”和“假定性”	(31)
读昆德拉应跳出意识形态的桎梏	(32)
昆德拉眼中的“媚俗”	(33)
“意象形态”是与“媚俗”一样的欺骗	(35)

昆德拉为小说艺术之出路提供的思考	(36)
昆德拉是“从无到有”的虚构高手	(38)
美国小说中的心理现实主义	(40)
厄普代克:从无神论存在主义后退到有神论存在主义	(41)
Angst(焦虑):厄普代克笔下人物的心理特征	(43)
心理现实主义:厄普代克的创作手法	(44)
短篇小说是美国文学的一个特色	(47)
美国小说的美国特色	(49)
怎样看后现代实验小说	(51)
通俗文学(畅销书)的制作	(53)
通俗小说是对时下流行价值观的炫目包装	(55)
出现在文学经典中的“马”的故事	(57)
通俗小说中也有道德隐喻性主题	(59)
但通俗小说的构思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期待	(61)
《李尔王》悲剧主题的探讨	(63)
“权力与仁慈的不可调和”:《李尔王》悲剧性矛盾之一	(65)
纲常伦纪的颠覆:《李尔王》悲剧性矛盾之二	(67)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李尔王》悲剧性矛盾之三	(69)
文学史分期的人为随意性	(71)

第二辑·文论

20 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	(77)
文学批评的独立化:20 世纪美国文论总体特征之一	(79)
文学批评的多元化:20 世纪美国文论总体特征之二	(81)
文学批评的科学化:20 世纪美国文论总体特征之三	(83)
“批评的批评”:理论批评的崛起	(85)
“理论”:20 世纪一个独特的文类	(87)

所谓“话语的平移”	(89)
诗学是对阐释批评的理论解释	(94)
批评理论中不同的“结构”概念	(95)
批评终于赢得独立的地位	(97)
结构主义诗学关注的是读者的文学能力和阅读阐释的程式	(98)
纯“文学的”阅读和理解可能吗?	(99)
结构主义诗学或可算是对新批评的超越	(101)
结构主义诗学的局限与缺陷	(103)
东西方的诗学理念并不等值对应	(106)
“比较诗学”中的比较对象其实已是某种预设性的建构	(108)
“比较诗学”旨在实现一套新的诗学话语的建构	(109)
艺术是无言的,言说的只是“批评”	(111)
“文学的意义”是假定性的	(112)
“消费”: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垄断性符号	(114)
消费品和消费广告也构成一种语言符号体系	(116)
传统历史主义批评的内涵	(118)
福柯对传统历史观的颠覆	(120)
“断层”和“差异”是福柯打入“历史”的两个楔子	(121)
文学:历史现实和意识形态的结合部	(123)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要诀——“轶事嫁接法”(anecdotalism)	(124)
新历史主义批评着眼于历史的重构	(126)
新历史主义历史重构的“理论依据”	(128)
论女性主义批评(一)	
——女性主义中的基要主义倾向	(130)
论女性主义批评(二)	
——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内涵的变化	(133)
论女性主义批评(三)	
——“话语”的增殖与“意义”的失落	(137)

海登·怀特的“元历史”观	(141)
“历史修撰的可能形式就是历史的存在形式”	(143)
关于怀特的“话语转喻论”的反思	(145)
“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再审视	(148)
从赛义德的自辩看后殖民主义的局限	(151)
德里达的“解构”	(155)
福柯与“解构”	(157)
德曼与“解构”	(160)
“解构”起源于认识论的危机	(162)
“解构”的告退及其遗留的影响(一)	(164)
“解构”的告退及其遗留的影响(二)	(167)
比较文学的困境	(170)

第三辑·文化

关于“后现代”的定义	(177)
“后现代”不只是一个时代分期问题	(180)
“后现代”分期的人为性	(182)
“后现代”:从一个问题变成一个课题	(183)
“后现代”是转换认知范式后的再思考	(186)
“后现代”概念的文化局限性	(187)
“后现代”已经是过去时	(189)
“后现代”的学术建构	(190)
所谓的“表征危机”	(192)
语言“表征”的再审视——另一种语言观	(194)
语言自我认识的改变	(197)
关于“现代”的定义	(200)
哈贝马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界定	(206)

美国文化的实用主义特征	(208)
作为一种“后哲学文化”的新实用主义	(210)
罗蒂与“后现代文化哲学”	(212)
“后工业化”社会与实用主义的价值观	(214)
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后的知识状况	(215)
亨利·亚当斯之于美国文化	(217)
美国的文化潜意识中“黑暗”的一面	(220)
美国文化从“熔炉”向“多元文化”的转型	(222)
警惕“文化研究”背后的西方价值观	(225)
“文化全球化”与“美国文化帝国主义”	(228)
仍为西方学术传统一部分的后殖民文化批评	(230)
再谈后殖民文化批评是西方学术传统的一部分	(234)
美国大学与社会的对垒	(237)
再谈美国大学与社会的对垒	(239)
祛除“理念先行”的误解	(244)

第一辑·文学

我的文学观的转变

其实,我也是后来才逐渐认识到,我落入外国文学这个行当,是在“文学”处于某个“危机”的时刻。说起“危机”,人们通常想到的是“困难”、“紧急”的严重关头,是“大事不好”,然而西文中的“危机”(crisis),更多的只是“一个转折的当口”的意思,抑或是一种“否极泰来”。因而这里所说的“文学危机”,无非是一种文学的“转向”。文学的本身在转,而更多的则是如何看待文学的观念在转,对于文学的期待在转。

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历时十年的文化浩劫终于结束了。当曾经被当作“封、资、修”黑货的中外文学名著又重印上市时,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一大清早排起数百米长的购书队伍。那哪里是买书,根本就是“抢”书!被禁锢了十多年的中国读书人,在改革开放的清风刚始于青萍之末的时候,最先希望得到解决的问题,看来还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精神的饥渴。考上北大英美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课程安排的都是古典文学名著:从贝尔武甫开始,乔叟,兰格伦,莎士比亚,弥尔顿,斯维夫特,艾狄生,蒲伯,笛福,一直到浪漫主义结束,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雪莱,济兹等,余后现当代的作品,则全靠自己忙里偷闲地去涉猎浏览。

就这样读了几年,一个似乎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问题的问题竟冒了出来:“什么才算是文学?”我发现自己真的有点迷惑了。在此之前,我对什么是“文学”其实并没有认真考虑过,但在我的下意识中,它与“思想观念”和“社会现实”等基本上是同义词。也许正因为这一缘故,当我初次接触爱伦·坡的小说和诗歌时,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击:倒不是坡所刻画的“恐怖”、“悲怆”一类主题本身有什么了不得,我更多的是惊叹他何以能用文字将一个常人无法想像的世界描绘得如此历历在目。这一阅

读经验对我来说成了一个契机。它使我触及到“文学”的一个本质特征：虚构和想像。什么是文学？纳博科夫曾这样回答：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他边跑边叫“狼来了”，如果他背后果然紧跟着一只大灰狼，那么这不是文学；如果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同样的意思其实亚里士多德老早就说过：“写已经发生的事是历史，写可能发生的事，才是文学。”然而不知为什么，这一点在我此前所接受的教育中，竟从来没有被强调过。

有色盲测试经验的人都知道，一旦你从彩点图板上分辨出猫狗鸡兔一类的小动物，你再要想视而不见反倒不可能了。事情就是这样，认识的印辙一旦轧出，就会形成某种定势，它只让你看到它所允许你看到的那部分世界。离开了坡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把“文学”看成是一个边界清晰的、独立的领域，或者说，我更愿意把“文学”置于那个虚构想像的世界。而这样一种对于“文学”的认识假设，正好与开放以后最新引入的以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的文学观衔接了起来。跟着新批评，我一步一步走进了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西方文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理论称王称霸的时代，形形色色的“主义”，一个接着一个登场作秀，令人目不暇接。人们似乎也渐渐相信，只要有某种理论在手，就能让文学花样翻新。

我一度也曾相信理论的这种神力，并尽我所能，就这些深奥难懂的理论说出我的一点理解和阐释。在跟踪研究了一段，即经过一个入乎其内、再出乎其外的过程之后，我终于悟出了一些道理，并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感。比方说，现在在我看来，这些“主义”虽然名义上都叫作“文学的”理论，但实际上，“文学的”文本只不过是它们的切入口和例子，它们更多关注的是人如何认识世界，以及如何反映这种认识的方式，所以它们所讨论的，其实更应该说是与认识论相关的哲学和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政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再者，这一套套自命相互独立，甚至法门不二的理论，与其说是上升到了理性层面、具有某种普遍适用性的认识体系和方法，然而换一个角度看，何尝不是按一定认识思路而搜集到的某一类现象

的集合。这里的“主义”与“现象”，恰好似“蜻蜓吃尾巴”一样，都是前提和结论互为因果的阐释的循环；而最为众多的理论家们所忽视的一点，在这些看似热闹的理论阐释的循环中，有一样至关重要的东西被人为地搁置了起来，或者说被人为地放逐了。它，就是作为文学批评之本的价值判断——与人相关的价值的判断。说到底，文学是人写的，写人的，而且是为人的，在这个社会不公和利益冲突还远没有消失、人们还需要努力、还需要奋斗的世界上，文学怎么能超然物外、自甘堕落为一种与人的生存状况、与人的命运毫不相关的游戏呢？不知不觉地，我的思考又回到了“什么是文学”这个老问题上，刚刚由我刚刚为文学垒起的界墙又被我自己拆除了。

小说是以“虚构”的 方式再现世界

现代主义小说传统的形成,反过来又大大拓展和深化了人们关于文本虚构世界与客观现实世界相互关系的认识。早先那种将文本视为对现实的直接摹仿(mimesis),因而把文本等同与现实的观点渐已过时,战后的小说理论越来越趋于认为,文本虚构至少应该以两种形式反映现实:一种是“再现式”(representational);另一种可称为“例证解说式”(illustrative)。前者仍是传统的摹仿论,旨在创造一个现实世界的复本;而后者则并不追求传达一个完整的真实世界的印象,它主要是希望从象征的层次上使人产生对真实世界的联想,在形而上的层次上让人感悟到这个世界的某种真谛。所谓现代主义的小说文本就是具有后一种功能的虚构。

但现代主义的文学并不是铁板一块。文本与现实究竟是什么一种关系,即使是确立这一传统的早期现代派大师们,也存在着见仁见智的不同看法。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欧陆(主要是法国)和英美的小说文坛上,就相继出现了以“新小说”为主要代表的一些实验小说流派。这些“新”小说的主题内容和叙述形式,与鼎盛时期现代派小说也不相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有许多专论,这里只想强调一点:即这一批新派小说家对文本与现实的关系的认识,与此前任何传统观念都不相同。过去的摹仿式文本和例证解说式文本,至少都承认社会历史现实和经验世界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文本的虚构或虚构的文本必须在总体上、或至少部分地与这种客观存在相吻合。然而,实验派的小说家却对这种存在的客观性产生了怀疑。在他们看来,现实世界的存在总是事过境迁、不可重复的,一切社会的、历史的存在只能通过文本、以文本的形式存在;既然是文